



【有所思】

## 和父亲“见面”

□萧萧

凌晨两点，朦胧中听到有人喊我的乳名“海燕，海燕……”那声音断断续续，却真真切切是父亲的声音。我应声喊“爸”，迟迟没有回应，一个激灵从床上坐了起来，才知道是自己又做梦了。

恍然间，父亲已走了两年。两年里，我把思念的泪水都洒在了梦中。七百二十天，唯有梦中才有和他“见面”的机会。这样的“见面”方式握不住抓不牢，却依然让我觉得满足。

父亲活着的时候，我们拥有无数次的见面机会，但我好像从不知珍惜，总以为余生很长，自己还有很多比这重要的事儿要去做。待懂得的时候，才发现有些事情错过了就是终生遗憾，你后悔也罢，你叹息也罢，已没有挽回的余地。

循着梦的足迹，我又想起了从前和父亲见面的种种情形。

二十年前，因为一个文学梦，我从小城蓬莱出发，“哐当哐当”坐了八个小时的汽车来济南追梦。追梦的日子看起来风光，其实充满了艰辛和苦涩。那个被小偷偷光了所有钱财的夜晚，夜凉如水，我窝在四处透风的蜗居里给父亲写信，字里行间都是抱怨，抱怨他不能给我找一份好工作，也抱怨大城市里人与人之间的冷漠，好像全世界只有我是最可怜的那一个。信寄出后，心情慢慢平静了下来。但收信后的父亲却一宿未眠，他第二天就坐早班车赶到了济南。在我供职的报社门口，他先是往我手里塞了一个信封，然后又在我手里塞了一个鼓鼓囊囊的布包。塞完这些，父亲如释重负地说：“燕儿，钱和吃的我给你送来了，出门在外不要亏待自己。”毫无思想准备的我一边说着“爸，我没事”，一边极力想掩饰自己的狼狈和不堪，想再说些什么，终究没说出口。那次见面，匆忙而短暂，我没给父亲倒一杯水喝，也没对父亲说一句感谢的话，甚至父亲转身要赶晚班车回去我亦没有挽留。当时望着他渐行渐远的背影，我想以后有的是机会表达感恩之情，何必当下呢？

二十六岁，我遇到了生命里的另一半，要在济南结婚了。电话打过去，父亲激动得语无伦次，反反复复在电话那头连声说着：“好好

好……”离婚礼还有三天，他就提前赶了过来，不过是为了给我添置音响、DVD、被褥、地毯等一千结婚物品。我跟他说并不需要那些东西，他说你不能拒绝父亲的心意。父命难违，好吧，那就收下。婚礼现场，当他把我的手放到爱人手中时，隔着一臂的距离，我意外地发现父亲的眼角有些湿润。隐隐泪光中，他说：“上天给了我一个优秀的女儿，现在又给了我一个优秀的女婿，我很知足……”之后，停顿了足有两分钟，直到婚礼司仪打圆场说：“女儿是父亲的前世情人，您一定是舍不得女儿吧。”父亲点头，接着才又补充了一句：“祝女儿女婿白头偕老，一生幸福。”父亲的贺词简单明了，我并没有在其间听到更多深情。婚礼后回家，跟母亲聊天，无意间说起父亲致贺词停顿之事，母亲突然感叹道：“可惜了那三大张稿纸了。”说得我一头雾水。细问之下，母亲道出了原委：“你父亲为了做好婚礼致辞，半夜爬起来写草稿，修修改改，写了三大张稿纸，专门念给我听。怕自己记不住，早晨他还特意起来背诵。可是婚礼现场他太激动了，写好的那些词儿都没派上用场。”母亲说得风轻云淡，我却听得百转千回：父爱如山，沉稳厚实，含蓄无言，我却以为他不够深情……那是我第一次对父亲有愧疚的感情。可是，即便如此，我也没有刻意向父亲当面表达过什么。

女儿六岁该上小学了，为买学区房，我在济南东拼西凑了两个月，首付还是差5万元。无计可施了，只好回家伸手向父亲借钱。他听明来意后，二话不说骑着自行车便去了银行，愣是把自己不到期的10万元定期存款取了出来。我知道那是他的养老钱，不肯拿。他火了，一把把钱塞过来，说：“爸叫你拿你就拿！”我拿了一半，说：“爸，5万就够了，多的5万你拿回去。”父亲不拿，钱从他的手里又塞到了我的手里。我知道这是父亲省吃俭用攒下的钱，存在银行轻易不动。我再塞回去，父亲阴下了脸，生气地说：“一分钱难倒英雄汉，手头宽裕点儿，生活不至于受影响。你把钱都拿着！你爸花钱的地方不多。”想想父亲平日里生病买药总买最便宜的，买个菜也是从市场南头

走到北头捡最便宜的买……那一次，当着父亲的面，我落泪了，其实那泪水里是我对他不肯说出口的感谢。但这让父亲手足无措了，他一边对我说：“你看你都多大的人了，怎么还说哭就哭？”一边对在厨房里忙碌的母亲大喊：“燕她妈，你过来一下。”

哥哥的去世是意外，但对父亲来说是致命的打击。哥哥在世时经营一个店铺，本来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。一场小病动了手术，术后因为馋一口酒肉，未遵医嘱擅自出院，结果倒在冰天雪地的街头，再也没有起来。噩耗传来，父亲忍着巨大的悲痛，给哥哥料理了后事。葬礼上所有人都在哭，父亲没哭。从墓地回到家里，从来滴酒不沾的父亲给自己倒了一杯白酒。酒仰脖而下，父亲这才在酒精的刺激下大哭了起来。白发人送黑发人，他哭得痛彻肺腑又孩子般的无助。他一个人哭了很久，边哭边跟我重复说的话是：“我没有儿子了……”我回了句“爸，你还有我呢”，他哭得愈发大声起来。那是父亲第一次在我面前流泪，也是唯一一次。以至于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想起哥哥，便会想起父亲那张老泪纵横的脸。

七十岁，父亲老了。糖尿病、肾病、心脏病各种老人病开始找上了他，打针吃药一时成了他的生活常态。终因体力不支住院了，我跟他说安心养病，父亲却认为都是小毛病，没必要住院。病床上，他不让我喂他吃药，大小便挂着吊瓶坚持自己去卫生间。医生让他住一个月的院，他住了半个月就催我去办出院手续。我怪责他生病了也不让人省心，父亲却笑着说：“人吃五谷杂粮谁能没有个病？我还没到病倒生活不能自理的程度。”拗不过他，只好由着他。一连四年，父亲每年都会住一次院，最终都有惊无险。总以为父亲是个快活的老神仙，可以有病不医慢慢好。直到时间静止在2019年的春天，父亲独自去了另一个世界，后悔莫及的我才蓦然惊觉：至亲之间，有些见面弥足珍贵，有些话错过了就永远没有机会再说出口，有种遗憾终生无法弥补。

又近凌晨，我企盼和父亲“见面”，在半梦半醒间，我要把所有的爱与思念说给他听。

【在人间】

## 地痴

□李庆余

春节前，老姐姐让外甥送来包水饺的面粉，熬腊八粥的小米、红小豆、红枣，炸丸子的小米、红小豆、红枣，核桃油、香油、地瓜、萝卜、大白菜等等，大包小袋，大桶小瓶，不花钱、不费力就备好了大半年货。老姐姐让外甥转告我，粮食是没上化肥的，蔬菜是没打药的，全是绿色无公害的，尽管放心吃。就这样，七十多年了，姐弟之间一直保持着老滋味。

去年冬，亲戚家办喜事，我们前去祝贺，眼见姐姐容颜变老，行动迟缓，腰弯背驼，走路拖沓，上下车靠别人搀着扶着，费了不少工夫。出于关心疼爱，我专门把姐姐送回家，面对姐夫及外甥、外甥闺女，毫不客气地发起牢骚：“姐夫您78岁了，姐姐75岁了，你们这把年纪还一门心思种地，还要不要命？真的累倒在地里，大人受罪，孩子难看，乡亲耻笑，后悔就来不及了。再说，姐夫您一个月有4000元退休金，姐姐有一千多元社保，一年五六万，不种地、不打粮也照样花不尽用不完。况且孩子们都有好工作，挣钱够花，用不着帮扶。我建议，把租的地退回去，责任田转出去，一分一厘不种了，好好歇息，养养身体，多活几年才是福啊！”外甥说：“舅舅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，俺劝了一百遍了，就是劝不到心里去。”姐夫只是憨笑，不作声，也不表态。姐姐东扯葫芦西扯瓢，故意绕开话题，说别的事。我立刻明白了，他们是明着不反对，暗里不赞成。

姐夫当过化肥厂工人，身体健壮，手脚麻利，干活有力气，就是不善于动脑，只愿意干活。姐姐是庄稼通，二十四节气烂熟于心，庄稼活了如指掌，哪块地种什么、怎样种、怎样管、怎样高产、怎样收成，计划得头头是道。每年农忙，姐夫打头阵，姐姐随其后，家南家北、山前山后、东沟西峪，处处可见他们忙碌的身影。春季，给麦田浇水、施肥，种下花生、棉花、谷子、芝麻、绿豆。夏季，收割、打轧小麦，播种玉米、豆子。秋季，刨花生，拾棉花，收玉米，割豆子，刨地瓜，还要耕地、施肥、造墒，再种小麦。春夏秋冬，四季轮回，放下镰刀扛锄头，撂下扫帚拾木杈，重复劳作，永不停歇。

姐姐家地处玫瑰乡，经营着一片玫瑰园。五月，玫瑰花开了，需要采摘，而采摘需要合适的时间。天不亮采下的半开花叫花冠，颜色鲜艳，香味浓郁，出油率高，一斤能卖到十几块。

等太阳出来，采下的全开花叫大花，颜色变白，香味挥发，出油率低，价格要低很多。为卖出高价，姐夫姐姐每天3点起床，摸着黑，深一脚浅一脚地前去玫瑰园。走到园里，戴上充电的头灯，照着眼前的花，一朵一朵地采摘，枝条划破脸，株刺扎破手，石头硌痛脚，全然不顾。等摘到天亮，花篮满了，赶快送到收花点，卖上头等价，少时收入一二百，多时收入三四百，一个花季总共能收入五六千元。

初暑，花生成熟。有人这样形容落花生：“根根胡须入泥沙，自造房屋自安家。地上开花不结果，地下结果不开花。”这就是说，刨花生等于地下淘金，刨得浅，果实受伤落粒；刨得深，果实带泥难摘；刨得不深不浅，才能丰产丰收。为适时抢收，姐夫天不亮就下地，刨上一个时辰，等姐姐送到早饭一块吃。吃完早饭接着干，干到中午，再在地里吃午饭。午饭后稍作休息，接着干，一直干到太阳落山，才拉着满满一车花生回家。

花生营养丰富，吃了促生长、抗衰老、保健康，生着吃脆，炒着吃香，烤着吃酥，煮着吃面。姐姐把花生视为稀罕物，总是及时给我们分享。刚刨收时，送鲜果；晒干后，送干果；年底又送花生油。稀罕物何止花生？还有玉米、地瓜、萝卜、枣、糊涂面，并且一送四份，有我的，还有两个闺女和儿子的。前些日子，姐姐差人送来三大包棉絮，要我分给孙子、外孙、外孙女，给他们准备结婚用，说自家的棉絮暖和无毒。其实孩子们年龄还小，还在上学。我9岁失去母亲，大姐如母，从小疼我爱我，操持吃穿，供我上学，学得文化，当了干部。如今，我退休多年，身体健康，儿孙绕膝。姐姐仍旧牵挂着老兄弟，每当收获粮食、蔬菜总是忘不了我，忘不了我们一家人。

外甥、外甥闺女是孝顺孩子，对我说的话牢记心上。进入冬闲，带着姐夫姐姐到医院查体，一系列检查后得出结果：腰椎发生老年性病变，其他未见异常。姐夫姐姐很高兴，说：“我们土里生土里长，不会打牌、下棋、搓麻将，不愿蹲在墙根下晒太阳，就是愿意种地。”看来，种地真的能使庄稼人的心情敞快、身体结实。

姐夫姐姐的话使我大悟，存在的才是合理的，适合的才是最好的。两位老人守护故园、痴情种地，自有道理。无须改变他们，让其随愿所成，才是最好的关心和爱护。

投稿邮箱：  
qlwbrenjian@163.com